

[法] 罗歇·尼米埃◎著
赵克非◎译

Le Hussard Bleu

蓝色 装甲兵

LE
HUSSARD
BLEU

蓝色 装甲兵



LE
HUSSARD
BLEU

〔法〕罗歇·

尼米埃◎著

赵克非◎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装甲兵 / (法) 罗歇·尼米埃著; 赵克非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202-0469-9

I. ①蓝… II. ①罗…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6791号

出版人 刘国辉

策划 止庵

责任编辑 李默耘 程园

责任印制 李宝丰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编 100037

网址 <http://www.ecph.com.cn>

电话 010-88390739

印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238千字

印张 10.25

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纪念我的朋友

米歇尔·斯蒂埃弗纳尔

啊，上帝！战争多么美丽，

伴着战歌，

我利用战斗的长长空隙，

把戒指擦得亮丽，

风儿在吹，

裹着你们的叹息。

——阿波利奈尔

目 录

第一部分 故事构成

桑代 3

卡塞·蓬蓬 8

弗洛朗丝 17

圣-安纳 21

德·福尔雅克 40

弗洛朗丝 42

圣-安纳 44

贝尔纳·蒂索 47

洛·昂德罗 49

德·福尔雅克 54

圣-安纳 61

桑代 71

贝尔纳·蒂索 89

桑代 90

洛·昂德罗 97

德·福尔雅克 101

桑代 107

卡塞·蓬蓬 108

圣-安纳 115

第二部分 城堡

弗洛朗丝 131

费芒迪迪埃上校 132

德·福尔雅克 137

圣-安纳 157

贝尔纳·蒂索 162

费芒迪迪埃上校 165

弗洛朗丝 167

圣-安纳 178

洛·昂德罗 195

桑代 196

第三部分 发 奖

费芒迪迪埃上校 209

圣-安纳 210

洛·昂德罗 213

圣-安纳	219
弗雷德里克	246
拉涅尔	251
桑代	255
德·福尔雅克	281
桑代	286
弗雷德里克	308
圣-安纳	311
德·福尔雅克	316
弗洛朗丝	317
桑代	318

第一部分



故事
构成

桑 代

我一直以为自己也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来了。我生为幸福的一代，这一代人距文明世界的末日还有二十年光景。人家要把地球上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们：整整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的对头——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是——没被人当回事。你们的安逸闲适，你们的文明进步，我们奉劝你们把这些东西都用到最体面的集体殡葬仪式上去。我敢肯定，你们会非常需要这些东西的。因为，你们将慢慢地从地球上消失，而对这一切喧闹、吵嚷和我们挥动的火炬却不明所以。快二十年了，你们这些蠢人一直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做着手准备，使这个世界上的年轻人相互接近。现在，你们如愿以偿了，我们在某天早晨上了战场，自己实现了这种接近。不过，你们不会明白的。

这段肮脏的历史，这段我勉强敢称之为我的生活的肮脏历史，持续了五年。一开始，一九四〇年，看到我们被打败了，我极度失望。我长这么大，没人告诉过我说我们会被打败。我当了俘虏，一直到一群笨蛋在泰埃塞夫地区建立起地下联络站。真郁闷啊！地下联络站建立一个礼拜以后，我逃了出来。因为缺乏想象力，我参加

了抵抗运动^①。一年以后，我的同伴们又把我弄进了保安队^②，去准备一起政治暗杀。他们事前跟我打了招呼，说这也许是个很痛苦的考验。可是，我见到的是一群孔武有力、肌肉发达而又充满理想的小伙子。英国人快获胜了。海军蓝更配我的脸色。对年轻人来说，旅行能长见识。但毫无疑问，我是不走了。

现在，我穿上了更有人情味的制服，盟军的制服。敦刻尔克^③，索姆河^④，这些历史好像至少有一个世纪那么久远了。村里的广场上正在举行游园会。旋转木马的音乐震得我耳朵疼。尘土迷得孩子们睁不开眼。我也被迷得睁不开眼了。我来到法国这支第一流军队，并非机缘巧合。我犯了个错误，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气得要死。一九三九年的战争是愚蠢的，抵抗运动是半疯；至于保安队嘛，哼，也不是好东西。所以说，我得在这场战争中死去，这要简单得多。我死起来很容易。此刻，就我一个人，我可以承认这一点：我讨厌暴力。暴力是嘈杂的，不公正的，转瞬即逝的。不过，我还看不出谁能责备我使用了暴力。可以肯定，民主主义者，那些吵嚷得最凶的人，他们不能责备我。对于正义，他们是相信的。礼拜六晚上，在电影院里，他们多次看到过正义。得给我找个纯粹的基督徒来才行，比如，一个像纳西盎的圣格列高利^⑤那样的圣徒。格列高利会坐

① 抵抗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人民反对德国、意大利占领和奴役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统称。

② 保安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贝当傀儡政府的军事组织。

③ 敦刻尔克，法国北部诺尔省海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军部队被德军围困在此，后由此撤往英国。

④ 索姆河，法国北部河流，为通往巴黎重要屏障，一九四〇年五至六月，该地区被德军占领。

⑤ 纳西盎的圣格列高利（329—389），拜占庭帝国著名神学家。

到我面前，干干净净，落拓不羁，执拗的头上斜戴着帽子。他会玩弄他那一套真理，不动声色地让我感到惊奇，而我呢，我会感到羞愧，会心甘情愿地忏悔我的罪行。咳，没人想这么干了。二十世纪了，没有这样的人了。另外，你也知道，我各处都找遍了，在装甲兵十六团，没有纳西盎的格列高利。

为了显示我已经变得多么有理性，我只要闭上两眼就行。这时，所有的事件都会一桩桩闪过。我能依次把那些事件分辨出来，谦卑地对它们行礼，因为事件都很单调，就像我们夜晚走过的一个个水坑。不过要小心：偏一下头，我们就可能在水坑里看到天上的星星。这样，我们最小的动作都得遵从来自远方的信号。

五点钟，大伙儿起了床。十点，有人到谷仓里来给我检查气管炎。中午，上校的公告来了：装甲兵第十六团即将和敌人遭遇。每个人都在讥笑。我用炼乳、糖、玉米面、一个鸡蛋和一些苹果烧酒，做了一碗脏兮兮的糊糊。大家看着我吃，一脸的厌恶。下午，弗洛朗丝开着她的吉普车过去了。遗憾的是，她成了奥莱的情妇。奥莱是个乐天派军官，正想象着下个礼拜我们会像拿破仑当年在耶拿那样打个胜仗。弗洛朗丝好激动，这一点倒不会让我不高兴。然而，对上校来说，这种激动兴奋是很糟糕的。很明显，上校想立战功。我见到他的时候，真想亲亲热热地拍拍他脖颈子，真的，亲亲热热地拍拍。我清楚地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已经是个过来人了。十七岁那年，因为我姐姐还不拿我当回事，我恼火了。我入了伍。真是得不偿失。德国人把我们打得七零八落，到敦刻尔克我们才会合在一起。这时候我们明白自己倒霉了：我们是在外省。就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头发梳得溜光、信基督教、名字叫贝尔纳·蒂索的青年，娶了我姐姐。贝尔纳·蒂索人高马大，格外机灵。结了婚之后，

他就安安静静地等着战争胜利，就像眼下这样。

我这位有耐性的姐夫，我刚才还碰见过。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并非由于不是知识分子才不聪明的……不过，聪明这种东西，我们这个连里的一个军士长，还有上帝和我，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我又来到广场。一个小笨蛋踩了我脚，我就揪住他脖领子，给他讲解了两件事：第一，永远别撞比你块头大的人，因为：A 撞人显得没教养；B 会让人说你是乡巴佬；C 只要找，总能找到比你块头小的。第二，我做了个示范，照他下巴给了一拳，告诉他，对他的行为方式，这样做才有说服力。卡塞·蓬蓬下士这时正从我们面前走过，但他却视而不见。这太遗憾了，因为这个人讨厌我讨厌得要死。

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听旋转木马的音乐。很自然地，我想到了斯特拉文斯基^①和熊舞。几个大兵在我眼皮底下跳着熊舞，个个满脸通红，还都有点惊慌失措的样子。这个地区小姑娘多，每棵果树底下都有。不能说这些小姑娘丑。她们长得是丑，但这些都是洛林^②人，而洛林这个名字太亲切了，得对她们微笑。

我可不对她们微笑。我笑过一分钟，那是因为有两个装甲兵为争请日尔曼娜跳舞打起来了。日尔曼娜是咖啡馆里的女招待，一个瘦弱的高个子姑娘，长得很美，不过应该说她丑，因为她取了这么个名字。也亏他们想得出来，竟会为了这么个女人打架！要是为了争一个女明星，或是争玛丽·安托瓦妮特王后，我倒还能理解。这样

①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俄罗斯作曲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② 洛林，法国东北部地区，曾和阿尔萨斯一起割让给普鲁士。

的美女令大部分男人激动：用和玛尔莱娜·黛德丽^①睡觉的办法去排解人性的苦恼，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应该刻不容缓地去干（绝对必要）。可是，为这么个女招待，不值当！等到地球上的居民变得有点苛求了的时候，我会恢复人的本性。眼下，我宁可还当法西斯分子，虽然这有点怪，令人讨厌。

这俩笨蛋一闹，把我对游园会的兴致给搅和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样的游园会了。这种游园会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样子，而变化对游园会来说是必需的。一个名叫斯特拉文斯基的头带大尖帽子的魔法师把游园会带到了另一个国家，在这里，我是唯一的看客，在这里，没人知道有我这么个人。现在，我丧失了自信心。我沿着穿村而过的黑乎乎的小河，慢慢地走着。河边上漂着大块大块的面包，我们的军官们要是看到了会生气，因为他们爱惜这些东西。这条河不错。河里有我们倒掉的汽油，各种脏东西，还有团里的布列塔尼人大口大口吐的黏痰。布列塔尼人吐痰的时候，当地农民的小孩子们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观赏着。不过，只要探探身子就能看到自己的脸。这是你的脸的另一面，这一点必须明白。当然，脸色是暗淡的，也是悲伤的。但是，这张脸上没有懊恼。这张脸在关注着我们的欢乐与不幸，用事先早已洞悉一切的眼神，张望着这些欢乐与不幸。要是这张脸上那种成竹在胸的样子令我们不快，那也没什么，扔过一块石头把它打碎就是了。它周围会泛起波纹，像一个个理性与道德的光环。

① 玛尔莱娜·黛德丽，德国女电影演员，一九三〇年后在美国拍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盟军演出五百余场。

卡塞·蓬蓬

桑代这婊子养的把拉沃雷打趴下了。

当时，我装作没事人儿似的向谷仓走去。我像个水手那样，晃着膀子，吹着口哨。装甲兵和海军差不多，都是些纵欲的汉子，容易发火，想入非非，因为，感情这东西，你必须尊重。

突然，我看到那个新兵，接着，是贝萨克那王八羔子。贝萨克走开了，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威严地开了腔。

这是个金发小子，也就十五六岁，看到他我就觉得他讨厌，好像我已经猜到他以后会折磨我，使我受尽侮辱，吃尽苦头，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似的。我问他叫什么：

“嗨！小子，来，先说说你叫什么？”

他说：

“圣-安纳。”

我说：

“嗨，什么圣不圣的，扯淡！”

当个真正的头儿就得这样：逮住机会就说句笑话，该瞪眼的时候就得瞪眼。

我掏出小本子，连本子上也尽是油污。我舔了舔铅笔尖，写上：

圣-安纳。事后回想，就在这时候，我应该朝他鼻子底下来一拳，叫他走人。在我们这里，就该这么办，我们这里没地方搁像他这样的小瘪三。我们这支军队，是法国军队的精华，不是让小流氓来混事的。可是没有，妈的，我不但没这么干，反而用手亲热地拍了拍他肩膀，把他带了回来。我像个大哥哥那样告诉他：

“这儿，你可以说，这个团也就他妈那么回事。上校泡着那个群工助理，她呢，又和团里的一些人不干不净。前线嘛，我们是不会去的，这是我这个中士对你说的。我们在二线，啥事都没有！防御工事里的那些先生，还趴在那里的地上坚持着呢。要是谁偶尔惹了你，你就来找我，听见了没？”

那小子，跟我说他是和贝萨克一起来的。他开始让我发火了。因为，他一个新来的人，可以犯傻，但不能傻得没边儿。听他那口气，这个贝萨克简直神了，是个超凡入圣的家伙。我小声对他说：

“闭嘴。我告诉你，这都是些装腔作势的家伙。贝萨克，马克西米扬，屎尿一堆，还有上校的那个弗洛朗丝，我统统没放在眼里。另外，我可要升下士长了。今儿早晨中尉还跟指挥官说呢：卡塞·蓬蓬，他要升下士长了。怎么样，傻小子，你说我是不是挺开心？”

我把他带到装甲车旁。第二分队那帮懒虫正在阴凉处卷烟。我提醒这个新来的人，不要跟他们往一块凑。我告诉他我是怎么回事：不苛刻，但一切照章办事，是个真正的头儿。那些装甲车都脏兮兮的，让人恶心。几个礼拜都没人动过了。我为这个感到羞耻。我对他说，好吧，你从这辆车开始干吧。你用水把车擦干净，并就在那边；然后，再用刷子把轴上的泥刷掉。傻小子，那把刷子已经用得够呛了，比女群工助理的那个地方磨得还厉害，所以你得爱惜着点儿。有些地方你得抹点儿润滑油。润滑油嘛，跟那家伙要，就是在